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四

張湛處度注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志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无憂常

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

孔子聞之、

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

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宣問、故發歌以感發夫子之言也。孔

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歸達之數也。

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聞之色。

汝之意失矣。

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

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无所不知、无所不樂、无所不憂、故曰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

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

此直能定内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无可无不可哉。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持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无益於理也。

夫聖人曾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

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

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衰、而利之者衰。

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不勝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

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

知所以革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无樂爲樂、亦不以无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无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无樂无知、是真

樂真知。

都无所樂、都无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者也。

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

无所不爲。

居宗體備、故能无爲而无不爲也。

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

若欲捐詩書、易治

術者、豈教弊之道。即而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

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忘

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其餘事、「陳大夫

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

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羣智之表、萬物所不聞、叔孫氏曰、吾常

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曰、孔丘能廢心而用

形。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无所慕、亦无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館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寂寂者、固治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

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音郎反、

倉子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魯侯聞之大驚、不整仲尼之用形、不整耳苟微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闚牆壁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

物無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恍然无私者、无魯侯卑辭請問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用者、未是都无所用。都无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

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達其形智之用、任其自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无不通矣。

神合於无。

同无則神矣、同神則无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觀无以自通、忘其心者、則

與无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

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露然之无、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爲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

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

仲尼。仲尼笑而不荅。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荅爲荅、故寄之一笑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

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无所學、實无所識也。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

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

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千戈、堯舜

之揖讓、義農之闢土、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顯迹、所以爲聖者、所以爲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非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

駭曰、然則孰者爲聖。

孔子動容有閒、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有舉絕遠而言之也。

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

不言而自信、信者不

化而自行、

爲者則不能盡無爲之極也。蕩蕩乎民无能名焉。

何晏元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以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各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

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其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應、異類无近

而不相連。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陰、冬

日爲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者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闕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

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道爲之名。仲尼稱堯蕩蕩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彌篤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

无名故可得偏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足喻而終其悟、是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滯芒者也。

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

真不聖歟。

聖理冥絕、故不可疑、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

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

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於子夏

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

能反。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

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矯於一方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

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求變易吾之道、設使兼而有之、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

罷而不罷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

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

辯、无不聞。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主老不相

往來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

有敵不疑。敵。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

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惕、往將奚

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

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要者、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神也。神役形者、形喪、外物、不能得聞之。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也。神役形者

思慮、則貌无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羣也。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

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

是而尚勝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

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窮理體極、故用意兼忘。用无言爲言。亦言。无

知爲知亦知。方欲以无言廢言、无知道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无言與不言、无知亦不知、亦言

亦知。此方亦復欲全自然、處无言之域、此即復是遺无所遺、知无所知。遺、无所遺者、未能離道、知无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亦无所不

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

夫无言者、有言之宗也、无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

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无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後處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難、至高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三年之後、學寒風之道。

心不敢念是非。

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

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兩笑並坐、似若有褒貶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

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

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

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衆

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則无曲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極、可不察哉。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

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

言所適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

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大小人也。惟觀榮神珠觀以爲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

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明二觀之不同也。

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

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

苟无變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爲

異者

也。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

外游者

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

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二儀、華隆口張、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濕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

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

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啟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

不知所眊。

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眊。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志游、故能遇物而游。志觀、固能遇

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通而无所疑、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

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

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

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

如豕、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

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庶、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

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以夫人所

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狎也。此奚疾哉。奚

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

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

達。舊說聖人心中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无所由

而常生者道也。志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聞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

內役外、難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由死而亡、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由死

亦自然之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

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

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隸也。亦不知所以生、亦

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

者、先辨淄澠。爽、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別也。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體將

僵者、先亟奔佚。僵、仆也。如顛瀾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心、

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

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爲闢味衰迷之所資。

「鄭之圃

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

役、猶行弟子。

過東里、遇鄧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而時无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

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

知、猶聞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

汝知養養

上音余亮、下音余質。

之義乎。

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

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爲大

豕、自以爲執政者也。

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機而不應。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機、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

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所不聞、有

藝成則有所不蒙、巧偏而智蔽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

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羣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聽者爲聰、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无事焉。

荀彧謂傳報、夏侯玄曰、子尋在世、樂聞功名勝我、識識我耳。報、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算也。然則志局自一驗也。固非識之所獨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目其

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

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弱也。音奴亂切。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

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堪、猶勝也。

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

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

憾、憾也。

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

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

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

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

故學跡者先見輿薪。學聽

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等力舉秋毫、於外无難、

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

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述不顯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猶免於矜、故能致稱。

以能用其力

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矜能顯用。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

公子也。

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伐得中山以邑予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魏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

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刪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

與之徒笑之。

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

子與曰、公孫龍之爲

人也、

行无師、學无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難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无家、

儒、墨、刑名、

亂行而无定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

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實其實驗也。

子與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

爲龍弟子。詒、數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

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者、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發者猶銜弦、視後

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

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

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黃帝弓。綦、地名。出笑箭。衛、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

而睚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箭行勢極、難著而不覺。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與。公

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

以此言戲。

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无不中也。近世有人擲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夷甫。王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庾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

子而睚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

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

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闢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冥語張敬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穎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爲形用之事、理之嚴者、偏得其道、則能

盡之。若庖丁之技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爲之也。

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

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

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懷生意慮、則失心之

本。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玄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盡、在於

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達、則泰山之榮耀、元氣之浩茫、泯然爲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場也。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

鈞、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

也。不論孤犢未嘗有母、義。不詳此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與。夫无意則心同、

同於无也。无指則皆至、志指、故无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漸有也。影不移者、

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平等。

故墨子亦有此說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名也、白者所以命名也、命名者非命名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

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於鄙不可解。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

馬皆條也。言龍之言无異於馬、而皆謂有條實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既疾龍之辯、又爲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其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遲辭告退也。

「堯

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

不願戴己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

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

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

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

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書今而言古詩，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

功成身退。

舜不辭而受之。

會主而應。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

泯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猶事理也。

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故若響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

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